

新世纪百科
知识金典

XINSHIJI
BAIKE ZHISHI
JINDIAN

重庆出版社

现当代小说 名篇赏析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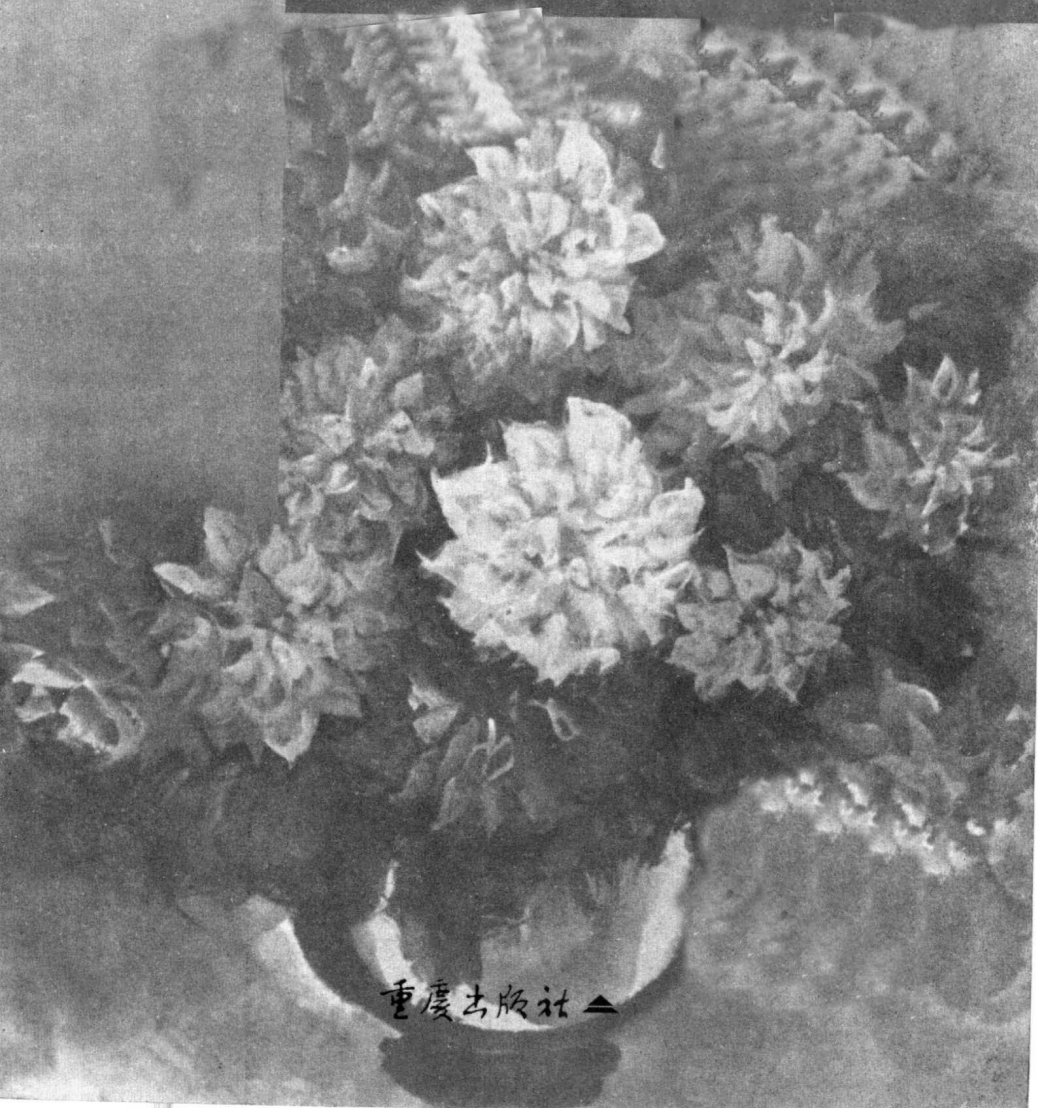
傅之悦 张文槐 主编



新世纪百科
知识金典
XINSHIJI
BAIKE ZHISHI
JINDIAN

现当代小说 名篇赏析 2

傅之悦 张文槐 主编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遇奇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杨家琪

新世纪百科知识金典

现当代小说名篇赏析 2

傅之悦 张文槐 主编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7.375 插页:4 字数:187千
1999年4月第一版 1999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7-5366-4224-5/I·846

定价:10.40元

新世纪百科知识金典

◆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少波	王伯敏	刘厚生	乔羽
冰心	全山石	江平	杨子敏
李家顺	张岱年	张振华	柯灵
柳斌	铁木尔·达瓦买提		
桑弧	桑桐	秦怡	蒋孔阳
翟泰丰	蔡子民	滕藤	滕久明
戴爱莲	魏巍		

◆ 总主编:

张虞 李书敏

◆ 副总主编:

许友梅 陈金才 熊静敏 黑淑琴
蒲华清 薛振安 柏家栋 傅之悦

◆ 总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晓村	王中玉	叶延滨	曲炜
许友梅	陈金才	吴申耀	李书敏
李荣昌	沈寂	张虞	张文槐
杨巍	郑达东	郑可仲	单树瑶
柏家栋	钟代福	徐卓平	夏树人
梁子高	曾如信	傅之悦	黑淑琴
蒲华清	缪新亚	熊静敏	薛振安

目
录

叶 紫	丰收	1
萧 军	八月的乡村	13
萧 红	生死场	28
康 濯	我的两家房东	40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	62
端木蕻良	风陵渡	73
无名氏	逝影	90
木 人	丰收	98
不 畏	一片爱国心	111
司马文森	吹号手	126
白 朗	清偿	136
易 巩	杉寮村	146
罗 烽	遗憾	151
骆宾基	乡亲——康天刚	162
陈学昭	抗战胜利以后	170
碧 野	水阳江的沉郁	177
鲁 彦	陈老奶	187
师 陀	期待	204

苏 青	结婚十年	214
冯 至	伍子胥	223

叶 紫

(1912—1939),原名俞鹤林。湖南省益阳市人。中学时叶紫经历了蓬勃兴起的湖南农民运动。1927年父亲、姐姐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叶紫被迫离开家乡,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当过兵,作过小学教员、报馆编辑。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左联”,也就在这一年他的第一篇小说《丰收》问世,并获得好评。193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丰收》,193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山村一夜》。1937年回湖南家乡养病,1939年病逝,终年不满二十八岁。

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叶紫创作集》,《叶紫选集》。

丰 收

一

时间是快要到清明节了。天,下着雨,阴沉沉的没有一点晴和的征兆。

云普叔坐在“曹氏家祠”的大门口,还穿着过冬天的那件破旧棉袍;身子微微颤动,像是耐不住这袭人的寒气。他抬头望了一望天,嘴边不知道念了几句什么话,又低了下去。胡须上倒悬着一线一线的涎沫,迎风飘动,刚刚用手抹去,随即又流出了几线来。

“难道再要和去年一样吗？我的天哪！”

他低声的说了这么一句，便回头反望着坐在戏台下的妻子，很迟疑的说着：

“秋儿的娘呀！‘惊蛰一过，棉裤脱落！’现在快清明了，还脱不下袍儿。这，莫非是又要和去年一样吗？”

云普婶没有回答，在忙着给怀中的四喜儿喂奶。

天气也真太使人着急了，立春后一连下了三十多天雨没有停住过，人们都感受着深沉的恐怖。往常都是这样：春分奇冷，一定又是一个大水年岁。

“天啦！要又是一样，……”

云普叔又掉头望着天，将手中的一根旱烟管，不住的在石阶级上磕动。

“该不会吧！”

云普婶歇了半天功夫，随便的说着，脸还是朝着怀中的孩子。

“怎么不会呢？春分过了，还有这样的寒冷！庚午年，甲子年，丙寅年的春天，不都是有这样冷吗？况且，今年的天老爷是要大收人的！”

云普叔反对妻子的那种随便的答复，好像今年的命运，已经早在这儿卜定了一般。关帝爷爷的灵签上曾明白的说过了：今年的人，一定是要死去六七成的！

烙印在云普叔脑筋中的许多痛苦的印象，凑成了那些恐怖的因子。他记得：甲子年他吃过野菜拌山芋，一天只能捞到一顿。乙丑年刚刚好一点，丙寅年又喊吃树根。庚午辛未年他还年少，好像并不十分痛苦。只有去年，我的天呀！云普叔简直是不能作想啊！

去年，云普叔一家有八口人吃茶饭，今年就只剩了六个：除

了云普婶外,大儿子立秋二十岁,这是云普叔的左右手!二儿子少普十四岁,也已经开始在田里和云普叔帮忙。女儿英英十岁,她能跟着妈妈打斗笠。最小的一个便是四喜儿,还在吃奶。云普爷爷和一个六岁的虎儿,是去年八月吃观音粉^①吃死的。

这样一个热闹的家庭中,吃呆饭的人一个也没有,谁不说云普叔会发财呢?是的,云普叔原是应该发财的人,就因为运气太不好了,连年的兵灾水旱,才把他压得抬不起头来。不然,他也不会那么示弱于人哩!

去年,这可怕的去去年啦!云普叔自己也如同过着梦境一样。为了连年的兵灾水旱,他不得不拼命的加种了何八爷七亩田,希图有个转运。自己家里有人手,多种一亩田,就多一亩田的好处;除纳去何八爷的租谷以外,多少总还有几粒好捞的。能吃一两年饱饭,还怕弄不发财吗?主意打定后,云普叔就卖掉了自己仅有的一所屋子来租何八爷的田种。

二月里,云普叔全家搬进到这祠堂里来了,替祖宗打扫灵牌,春秋二祭还有一串钱的赏格。自家的屋子,也是由何八爷承受的。七亩田的租谷仍照旧规,三七开,云普叔能有三成好到手,便算很不错的。

起先,真使云普叔欢喜。虽然和儿子费了很多力气,然而禾苗很好,雨水也极调和,只要照拂得法,收获下来,便什么都不成问题了。

看看地,禾苗都发了根,涨了苞,很快的便标线了^②,再刮二三日老南风,就可以看到黄金色的谷子摆在眼前。云普叔真是欢喜啊!这不是他日夜辛劳的代价吗?

他几乎欢喜得发跳起来,就在他将要发跳的第二天哩!天

① 观音粉,是一种白质的细泥土。——作者原注

② 标线是稻的穗子从禾包中长出。——作者原注

老爷忽然翻了脸。蛋大的雨点由西南方直向这垄上扑来，只有半天功夫，池塘里的水都起澎湃。云普叔立刻就感受着有些不安似的，恐怕这好好的稻花，都要被雨点打落，而影响到收成的不丰。午后，雨渐渐地住停了，云普叔的心中，像放落一副千斤担子般的轻快。

半晚上，天上忽然黑得伸手看不见自家的拳头，四面的锣声，像雷一般的轰着，人声一片一片的喧嚷奔驰，风刮得呼呼地叫吼。云普叔知道又是外面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变，急急忙忙的叫起了立秋儿，由黑暗中向着锣声的响处飞跑。

路上，云普叔碰到了小二疤子，知道西水和南水一齐暴涨了三丈多，曹家垄四围的堤口，都危险得厉害，锣声是喊动大家去挡堤的。

云普叔吃了一惊，黑夜里陡涨几丈水，是四五十年来少见的怪事。他慌了张，锣声越响越厉害，他的脚步也越加庞乱了。天黑路滑，跌倒了又爬起来。最后是立秋扶住他跑的，还不到三步，就听到一声天崩地裂的响震，云普叔的脚像弹棉花絮一般颤动起来。很快的，如万马奔驰般的浪涛向他们扑来了。立秋急急地背起云普叔返身就逃。刚才回奔到自己的头门口，水已经流到了阶下。

新渡口的堤溃开了三十几丈宽一个角，曹家垄满垅子的黄金都化成了水。

于是云普叔发了疯。半年辛辛苦苦的希望，一家生命的泉源，都在这一刹那间被水冲毁得干干净净了。他终天的狂呼着：

“天哪！我粒粒的黄金都化成了水！”

现在，云普叔又见到了这样希奇的征兆，他怎么不心急呢？去年五月到现在，他还没有吃饱过一顿干饭。六月初水就退了，垄上的饥民想联合出门去讨米，刚刚走到宁乡就被认作了乱党赶出境来，以后就半步大门都不许出。县城里据说领了三万洋

钱的赈款，乡下没有看见发下一颗米花儿。何八爷从省里贩了七十石大豆子回莒济急，云普叔只借到五斗，价钱是六块三，月息四分五。一家有八口人，后来连青草都吃光了，实在不能再挨下去，才跪在何八爷面前加借了三斗豆子。八月里华家堤掘出了观音粉，莒上的人都争先恐后的跑去挖来吃，云普叔带着立秋挖了两三石回来，吃不到两天，云普爷爷升天了，临走还带去了一个六岁的虎儿。

后来：莒上的饥民都走到死亡线上了，才由何八爷代替饥民向县太爷担保不会变乱党，再三的求了几张护照，分途逃出境来。云普叔一家被送到一个热闹的城里，过了四个月的饥民生活，年底才回家来。这都是去年啦！苦，又有谁能知道呢？

这时候，莒上的人都靠着临时编些斗笠过活。下雨，一天每人能编十只斗笠，就可以捞到两顿稀饭钱。云普叔和立秋剖篾；少普，云普婶和英英日夜不停的赶着编。编呀，尽量的编呀！不编有什么办法呢？只要有命挨到秋收。

春雨一连下了三十多天了，天气又寒冷得这么厉害，满莒上的人，都怀着一种同样恐怖的心境。

“天啦！今年难道又要和去年一样吗？……”

二

天毕竟是晴和了，人们从蛰伏着三十多天的阴郁底屋子里爬出来。菜青色的脸膛，都挂上了欣欢的微笑。孩子们一伴一伴的跑来跑去，赤着脚在太阳底下踏着软泥儿耍子。

水全是那样满满地，无论池塘里，田中或是湖上。遍地都长满了嫩草，没有晒干的雨点挂在草叶上，像一颗一颗的小银珠。杨柳发芽了，在久雨初晴的春色中，这莒上，是一切都有了新新

开展的气象。

人们立时开始喧嚣着,活跃着。展眼望去:田畦上时常有赤脚来往的人群,徘徊观望;三个五个一伙的,指指池塘又查查块口,谈这谈那,都准备着,计划着,应该如何动手做他们在这个时节里的功夫。

斗笠的销路突然的阻塞了,为了到处都天晴。男子们白天不能在家里剖篾,妇人和孩子的工作,也无形中松散下来,生活的紧箍咒,随即把这整个的农村牢牢地套住。努力的下田去工作吧,工作时原不能不吃饭啊!

整日祈祷着天晴的云普叔,他的目的总算是达到了。然而微笑是很吝啬地只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拂了一下,便随着紧蹙的眉尖消逝着。棉袍还是不能脱下,太阳晒在他的身上,只有那么一点儿辣辣的难熬,他没有放在心上。他只是担心着,怎样的才能够度过这紧急的难关——饱饱地捞两餐白米饭吃了,补一补精神,好到田中去。

斗笠的销路没有了,眼前的稀饭就起了巨大的恐慌,于是云普叔更加焦急。他知道他的命苦,生下来就没有过过一时舒服的生涯。今年五十岁了,苦头总算吃过不少,好的日子却还没有看见过。算八字的先生都说:他的老晚景很好;然而那是五十五岁以后的事情,他总不能十分相信。两个儿子又都不懂事,处在这样大劫数的年头,要独立支持这么一家六口,那是如何困难的事情啊!

“总得想个办法啦!”

云普叔从来没有自馁过,每每到了这样的难关,他就把这句话不住的在自己的脑际里打磨旋,有时竟能想到一些很好的办法。今天,他知道这个难关更紧了,于是又把这句话儿运用到脑里去旋转。

“何八爷,李三爹,陈老爷……”

他一步一步的在戏台下踱来踱去,这些人的影子,一个个的浮上他的脑中。然而那都是一些极难看的面孔,每一个都会使他感受到异样的不安和恐惧。他只好摇头叹气的把这些人统统丢开,将念头转向另一方面去。猛然地,他却想到了一个例外的人:

“立秋,你现在就跑到玉五叔家中去看看好吗?”

“去做什么呢?爹!”

立秋坐在门槛边剖篾,漫无意识的反问他。

“明天的日脚很好啦!人家都准备下田了,我们也应当跟着动手。头一天做功夫,总得饱饱吃一餐,兆头来能好一些,做起功夫来也比较起劲。家里现在已经没有了米,所以……”

“我看玉五叔也不见得有什么办法吧!”

“那末?你去看看也不要紧的喽!”

“这又何必空跑一趟呢?我看他们的情形,也并不见得比我们要好!”

“你总欢喜和老子对来!你能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吗?我是叫你去一路呀!”

“这是实在的事实啊!爹,他们恐怕比我们还要困难哩!”

“废话!”

近来云普叔常常会觉得自己的儿子变差了,什么事情都欢喜和他抬杠。为了家中的一些琐事,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龃龉。儿子总是那样懒懒的不肯做事,有时候简直是个忤逆的,不孝的东西!

玉五叔的家中并不见得会和自己一般的没有办法。因为除了玉五婶以外,玉五叔的家中没有第三个要吃闲饭的人。去年全塋上的灾民都出去逃难了,玉五叔就没有同去,独自不动地支持了一家两口的生存。而且,也从来没有看见他向人家借贷过。大前天在渡口上曹炳生肉铺门前,还看见了他提着一只篮子,买

了一点酒肉，摇头晃脑的过身。他怎么会没有办法呢？

于是云普叔知道了，这一定又是儿子发了懒筋，不肯听信自己的吩咐，不由的心头冒出火来：

“你到底去不去呢？狗养的东西，你总喜欢和老子对来！”

“去也是没有办法啦！”

“老子要你去就去，不许你说这些废话，狗入的！”

立秋抬起头来，将篾刀轻轻放下，年轻人的一颗心里隐藏着深沉的隐痛。他不忍多看父亲焦急的面容，回转身子来就走。

“你说：我爹爹叫我来的，多少请玉五叔帮忙一点，过了这一个难关之后，随即就替五叔送还来。”

“唔！……”

月亮刚从树丫里钻出了半边面孔来，一霎儿又被乌云吞殒。没有一颗星，四围黑得象一块漆板。

“玉五叔怎样回答你的呢？”

“他没有说多的话。他只说：请你致意你的爹爹，真是对不住得很，昨天我们还是吃的老南瓜。今天，唉！就只有这一点点儿稀饭了！”

“你没有说过我不久就还他吗？”

“说过了的，他还把他的米桶给我看了。空空的！”

“那么，他的女人哩？”

“没有说话，笑着。”

“妈妈的！”云普叔在小桌子上用力的击了一拳。随即愤愤的说道：“大前天我还看见了他买肉吃，妈妈的！今天就说没有米了，鬼才相信他！”

大家都没有声息。云普婶也围了拢来，孩子们都竖着耳朵，听爹爹和哥哥说话。偌大的一所祠堂中，连一颗豆大的灯光都没有。黑暗把大家的心绪，胁迫得一阵一阵地往下沉落……

“那么明天下田又怎么办呢？”

云普婶也非常耽心的问。

“妈妈的，只有大家都饿死！这杂种出外跑了这么大半天，连一颗米花儿都弄不到。”

“叫我又怎么办呢？爹！”

“死！狗入的东西！”

云普叔狠狠的骂了这句之后，心中立刻就后悔起来：死！啊，认真的要儿子死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心中只感到一阵阵酸楚，扑扑地不觉吊下两颗老泪！

“妈妈的！”

他顺手摸着了旱烟管儿，返身朝外就走。

“到那儿去呢？老头子！”

“妈妈的！不出去明天吃土！”

大家用了沉痛的眼光，注视着云普叔的背影，渐渐被黑暗吞噬。孩子们渐次的和睡魔接吻了，在后房中象猪狗一般的横七横八的倒着，堂屋中只剩了云普婶和立秋，在严厉的恐怖中，张大那失去了神光的眼睛，期待着云普叔的好消息回来。心上的弦，已经重重地扣紧了。

深夜，云普叔带着哭丧的脸色跑回来，从背上卸下来一个小小的包袱：

“妈妈的，这是三块六角钱的蚕豆！”

六条视线，一齐投射在这小小的包袱上，发出了几许饥饿的光芒！云普叔的眶儿里，还饱藏着一包满满的眼泪。

三

在田角的决口边，立秋举着无力的锄头，懒洋洋地挥动。田

中过多的水,随着锄头的起落,渐渐地由决口溢入池塘。他浑身都觉得酥软,手腕也那样没有力量,往常的勇气,现在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

一切都渺茫哟!他怅望着原野。他觉得:现在已经不全是要下死力做功夫的时候了;谁也没有方法能够保证这种工作,会有良好的效果。历年的天灾人祸,把这颗年青人的心房刺痛得深深地。眼前的一切,太使他感到渺茫了;而他又没有方法能把自己的生活改造,或是跳出这个不幸的圈围。

他拖着锄头,迈步的移过了第三条决口,过去的事件,像潮水般的涌上他的心头。每一锄头的落地,都像是打在自家的心上。父亲老了,弟妹还是那么年轻。这四五年来,家中的末路,已经成为了如何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出路还是那样的迷茫。他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开拓出这条迷茫的出路。

无意识地,他又想起不久以前上屋癩大哥对他鬼鬼祟祟说的那些话来,现在如果细细的把它回味,真有一些说不出的道理:在这个年头,不靠自己,还有什么人好靠呢?什么人都是穷人的对头,自己不起来干一下子,一辈子也不想出头。而且癩大哥还肯定的说过:不久的世界,一定是我们穷人的!

这样,又使立秋回想到四年前农民会当权的盛况:

“要是再有那样的世界来哟!”

[赏析]

《丰收》是叶紫的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火》是它的续篇。小说以一九二七大革命失败后,湖南农村抗租抗税为背景,着重描写了农民云普叔一家痛苦的遭遇和觉醒的过程,深刻反映了当时农村激化了的阶级矛盾,揭露了造成农民困苦的社会根源,并指出:要改变这种贫困现状,只有起来反抗和斗争。

作品主题鲜明,积极,思想性很强。《丰收》不仅通过对“丰

收成灾”的畸形社会现象的描写,揭示了造成这场灾难的社会原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和压迫,显示作者强烈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更重要的是,作品反映了一九三二年农民群众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压迫下是如何觉悟,并走上斗争过程的。例如小说中的云普叔从拼命劳作,以血汗求生存的幻想中醒悟过来,支持立秋参加斗争的过程,就很有说服力。因此《丰收》比同期描写农村的作品要高出一头,因为它是通过直接的阶级斗争的描写来表现主题的,也更充分地显示出强烈的无产阶级文学色彩。

小说对农民形象的描写是非常成功的。云普叔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他是老一代农民的典型。他为人善良但保守固执,迷信落后,对生活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把发财致富的希望寄托在地主的怜悯以及关帝爷爷的灵签上,结果是家破人亡。终于取得了丰收,但是他用汗水和血泪换来的谷子却被地主、保甲、大兵们一抢而光。最后,他的儿子立秋也因参加抗租斗争被抓走,直到这时,云普叔才开始觉醒,才真真认识到不仅“真的有抢谷子的强盗”,而且“世界整个儿都是吃人的”。他的儿子立秋在农民运动高潮的影响下,已经明白单靠劳动是不能改变受苦人的命运的,只有起来斗争才有出路。小说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不仅批判了老一代农民的不觉悟,而且显示了新一代农民的新面貌,并预示了在他们的影响下,老一代农民也必将觉悟的前景。

小说结构简洁,脉络清晰,全文共分九节,从开始的云普叔信天由命,逆来顺受,到最后的如梦初醒,猛然觉悟,过程的推进和情状的变化,井然有序,真实可信。小说语言生动、细腻,传神,给人以深刻的感受。例写骄阳似火:“太阳看看移到了当顶,火一般地燎烘着大地。人们的口里,时常有缕缕地青烟冒出。”写劳动艰辛:“一阵阵地酸痛,由脚筋到全身,到脑顶。又像是